

41 出山

第1案

徐本夫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徐本夫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CHU
SHAN
DI

出山第1案

出 山 第 一 案

徐本夫

责任编辑 张家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 印张 187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1—449,400册

1.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我公安部门一刑侦高手连破两大奇案的长篇小说。全书分上下两部：

在上部“出山第一案”里，被诬陷为叛徒的女刑侦处长狄玉霜，以老公安的机智锐敏，冲破重重艰难，终于揭开无名头骷髅案的秘密。原来凶手竟是窃据市革委副主任的纪扬波，他才是叛党出卖同志的真正叛徒。

在下部“古战场探疑”里，这位女刑侦处长接着又破获一起为盗卖文物所引起的凶杀案。作案凶手十分狡诈，故布疑阵，层层设防，制造假象，嫁祸于人，连某些有经验的公安人员也受其蒙蔽。狄玉霜不为现成的结论所囿，深入调查研究，一连否定了三个准备定案的所谓凶手，使那个最隐蔽最凶残的真正凶手——文物局局长落入法网。

作品塑造了一位机智勇敢、受人尊敬的女公安干部形象。故事曲折动人，语言朴实流畅，富有艺术感染力。

目 录

上部 出山第一案

第一章	现场勘察.....	(1)
第二章	夜访牧羊婆.....	(6)
第三章	一条重要线索.....	(18)
第四章	笔记本丢而复得.....	(25)
第五章	是事故死亡吗.....	(31)
第六章	争辩.....	(38)
第七章	奇怪的“2·4368”.....	(44)
第八章	内部冲突.....	(53)
第九章	可疑者.....	(63)
第十章	通向火化场的路.....	(70)
第十一章	出现一个歹徒.....	(78)
第十二章	“歹徒”的回忆.....	(85)
第十三章	作客.....	(98)
第十四章	暂时离别.....	(105)
第十五章	可怕的时刻.....	(110)
第十六章	特殊审讯.....	(118)
尾 声		(130)

下部 古战场探疑

引子	(140)
第一章 幽径深处	(142)
第二章 石头与脚印	(151)
第三章 “第四者”	(156)
第四章 案情向纵深发展	(164)
第五章 匿名信	(176)
第六章 截信的是个女人	(184)
第七章 啊！是她	(191)
第八章 古镇之行	(201)
第九章 湮河文化遗址怀古	(211)
第十章 回马枪	(216)
第十一章 贝珍珠和单保国	(224)
第十二章 难寻的“第四者”	(232)
第十三章 初访文物局	(244)
第十四章 “长庆”号启锚前夜	(250)
第十五章 法网恢恢	(262)
第十六章 为真凶“画像”	(270)
第十七章 巧布法网	(276)
第十八章 精神病院之夜	(283)
尾声	(298)

上部 出山 第一案

第一章 现场勘察

难忘的十年动乱即将终了时，在临海县荒僻的落虎滩上，发现了一个人头骷髅。

全县早已实行了严厉的火葬制度，谁还去私埋尸骨呢？再说，即使要偷偷掩埋，也不该把死者的头、身分割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骷髅的顶骨上，遗留着被利器刺穿的小洞。真是怪事！县公安局从报案者简短的叙述中，估计这可能是一起谋杀案，立即派我和侦察员小纪赶赴现场勘察。

这是八月上旬的一个午后，酷热的乡间大道上渺无人。我们驾着摩托车从县城出发，汗流浹背地飞驶了五十多才赶到现场。在一棵怪形槐树下，早有四个人在坐等，一是报案者——海崖生产大队饲养员王福田老汉。另一个是上的公安特派员老顾同志，还有两个保护现场的民兵。

我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老顾就指着树下说：“人头骷髅是在树根旁那个小坑里发现的。”

我们走近小坑，只见杂草上放着一块印有竹叶图案的浅

绿色塑料布，上面摆着一个白净净的人头骷髅，还散发着一股防腐剂的气味。我戴上手套拿起它来仔细查看，发现眼窝、鼻洞和颞槽内都填塞着浸过防腐药水的棉花；在顶骨的正中，有一个刺穿的孔洞——无疑，这就是致死人命的伤口。是什么凶器刺穿的呢？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卷了根纸棒从顶骨的孔洞轻轻捅进去试了下，估计这是一枚三时铁钉刺穿的孔洞。我气愤地说：“这个凶手太狠毒啦！小纪，开始吧。”

小纪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几张照片，又麻利地作了现场记录。接着，我们请报案者讲述发现经过。

活了大半辈子的王福田大爷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他战战兢兢地说：“……俺常来滩上割草喂牲口。今天傍晚，我割着，割着，冷不丁看见一只黑狗在树下扒土，不一会儿，它咬着一块塑料布角使劲往外拖。我纳闷了，方圆三、四里的荒滩上，谁会把一块挺新的塑料布丢在这里呢？再说狗也不吃塑料布，它老在那里拖啥呀？我抓起一块石头把黑狗打跑，急忙跑到树下，剥开包扎着的塑料布，猛一下子露出了这个骷髅。当时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声吆喝着：‘快来人哪！’”

王大爷说到这里，自认倒霉地连连摇头叹气，脸上仍有惊悸神色。

我又问：“有人来吗？”

“有！有一个人朝我跑来了。”王大爷擦着满脸汗珠说，“她是滩北罗家庄受管制的牧羊婆，胆子倒挺大哩。她捧起

洞你们查验过了？”

她的神态显得那么平静、和谐，说话的口气无拘无束，根本没有半点受管制的样子。尤其她那放肆的吸烟姿势，就象一个知心的长者在同我们筹划某项事儿似的，毫不顾忌烟气、烟灰喷扬到人身上，只顾盯着我们问话。说实在的，看了这副尊容和举动，我刚才那点怜悯之情一下子消失了，不禁冰冷冷地说：“去吧，去吧！这里用不着你多嘴多舌。”

“多一个见证人不是更好吗？唉，既然信不过我，那就算了。”牧羊婆见我对她很冷淡，只好愤愤地走开了。她把那群绵羊赶到青草茂盛的地方，然后在距离我们十多步的土堰上坐下，贪婪地吸着纸烟，象在专注地思索什么。

我和小纪又进行了一番察看、寻问，决定马上带着人头回县公安局。可是，当我们走近摩托车时，牧羊婆突然飞，很生气地质问道：“怎么，你们这就要打道回府？

不查看查看现场四周呢？年轻人，这么奇疑的案子可

啊！”

我惊疑了。一个乡下老太婆怎么能说出诸如“奇疑的案子”之类的行话呀？她究竟是个什么

车思考，小纪却火辣辣地对牧羊婆训斥起

在前线打仗，我们有自己的行动

！”

是一门很深奥的科学，它比在前线
婆感到一种本能的刺激，眼睛不由
的烟雾，蹙着眉头说，“这些话你

人头骷髅端详一阵，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又叫我快去公社报案，她留在树下守护着。”

“是个受管制的人？”我不禁警觉起来，忙问，“她现在到哪里去了？”

“我们赶来以后，她说有一只羊病了，送回村去找兽医看看。”老顾解释道，“一会儿就回来。”

话音刚落，从远处传来咩咩的羊叫声。老顾指指说：“正好，她来了。”

我抬头望去，只见一群绵羊后面，有一个老太婆蹒跚地走来。她偏高的身材，粗手大脚，冷丁一看倒有一副男人的骨架。她的面容瘦削，脸色枯黄，前额上印着几道刀刻似的皱纹，显然，这是时代的风霜在她脸庞上雕刻下的痕迹；她的两只眼睛总是眯缝着，但从微露的眼神上看，目光是那样犀利、刚毅；她那一束垂肩的斑白披发，大约好久没梳，乱糟糟的，现出一副并不注重边幅修饰的习性。从外表她似乎有五十多岁。我知道，这一带的牧羊人都打扮，可是让一个年逾半百的老太婆在这荒僻之处，人觉得太刺眼了。尤其是一个被管制分子，干点户外活动。刹那间，一种怜悯和警惕的混婆歪头。如果不是公事在身，我倒想去找杈子说他们给牧羊婆调换一下活计。

“哎，小伙子，别光直愣愣地站着，问个话呀？”牧羊婆大大方方地走到我面前，乌毛嘴里支纸烟点燃吸着，一边指着塑料布上的小

们也许会斥之为‘业务挂帅’、‘纯技术观点’，很难听得进去。不过，我还是奉劝你们，再仔细观察一下现场。俗话说，人命关天嘛！……”

“老太太，”我觉得牧羊婆的相貌装束与言谈举止很不相称，她本身似乎蕴藏着什么秘密。我不由稍加客气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以前干过什么？”

“我成天在滩上放羊，庄里人都叫我牧羊婆。”她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竟又搪塞起来，“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听不听由你们。”

说完，她转身向羊群走去。

老顾忙指着她的背影介绍道：“她是个叛徒，1969年从江南市遣返回来。”

也许是出于好奇，我本想仔细打听她在江南市干什么，又是怎么当了叛徒。可是性急的小纪没等我张起来，很不高兴地说：“赵股长，局里还在等着，别在这儿磨蹭了！”

“老太太，你回来。”我没理小纪的阻拦，问，“为了节省时间，你能告诉我现场上还有

“这——当然可以。来吧。”牧羊婆迟地走到槐树下，指着人头高的一个树杈子说着几根绿绒毛，会不会是埋藏骷髅人遗

“哈哈……谢谢你的伟大发现。”小纪来，并用嘲讽的口气说，“这大概是鸟毛

“小纪，严肃点！”我立即制止了小纪

看着树杈上的那撮绿绒毛，茫然地问：“这能说明什么呢？”

“唉，都怪我爱管闲事，多嘴多舌。其实我也说不明白。”牧羊婆显然被小纪的讽刺刺伤了自尊心。她对我苦笑一下，耷拉着头不声不响地朝羊群走去。

我虽然不满意小纪的莽撞，却又不便再追问老太婆，只好从树杈上扯下那撮绿绒毛，包在一张纸片里。然后，我又粗略地观察了四周的环境，并没发现新的疑点。最后只得离开现场。

可是当我坐上摩托车的时候，不由得回头瞥了牧羊婆一眼，只见她昂然地屹立在羊群里，两眼凝视着那棵老槐树。突然间，她刚才说的那句“其实我也说不明白”的话，在我脑海里回响起来。我认为她是话中有话，只因伤了自尊心才不我说了。她是不是摸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呢？……想到这它咬，产生出一个念头，立即跳下摩托车，果断地对小的荒滩不查，回局报告勘察结果。我要去罗家庄了解情况，不吃塑料啊！

跑，急忙跑到

这个骷髅。当

人哪！”

王大爷说到 二章 夜访牧羊婆

惊悸神色。

我又问：“不山，面临落虎滩。因靠海较近，地里泛

“有！有一，是个出名的穷山僻壤。

“她是滩北罗，记叫罗福坤，是个性情直爽的人。当我说

明来意后，他主动向我介绍了牧羊婆的情况：

她叫狄玉霜，今年四十六岁。早在三十年代初，她的父亲狄国良受党的派遣，带着妻子桂肖静从上海来到山岛，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久，桂肖静便生下了狄玉霜。抗日战争爆发后，山岛沦陷，由于叛徒出卖，狄国良被日特杀害。桂肖静在党组织安排下，秘密撤离山岛，带着女儿来到临海县罗家庄隐居下来。解放战争开始后，十五岁的狄玉霜和母亲带着党交给的任务，返回蒋帮盘踞的山岛。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母女俩舍生忘死地在敌人心脏里战斗着。

有一次，她们在清抄、传递一份重要军事情报时，不幸被捕，在保密局山岛站，遭受了严刑审讯。半年后，母亲桂肖静惨死狱中，狄玉霜得到释放。因怕特务盯梢，连累其他同志，她不敢找组织联系，只好流浪街头。后来，一个叫马仲义的同志主动同她联系，并介绍她去一个酒吧间当招待。在她当招待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几个同志相继被捕，地下组织一度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山岛解放后，军管会对狄玉霜进行了审查，但没发现问题，便把她编入南下工作队，最后被分配到江南市公安局工作。

然而，当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不久，身任刑侦处长的狄玉霜却被扣上了叛徒帽子。“造反派”们一口咬定她当年被捕后，出卖同志当了叛徒。狄玉霜有口难辩，只得遭受无情的批斗。她的脖子上曾挂过六十斤重的铁牌子，也“乘坐”过各种姿势的“飞机”，在江南市的大街小巷终日游斗，饱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直到被斗得臭不可

闻，才在“棒子队”押送下，来到了养育她十五年之久的罗家庄，进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

现在遣返回来已经七年了，她和留在江南市被隔离审查的丈夫还没见过一面，可是今春竟接到了他的骨灰盒。她仅有的一个儿子，也因两派武斗被打死，至今没见尸骨。七年呵，夫亡子损的严重打击，再加上改造中的冷酷，生活上的艰难，已经把狄玉霜折磨得不成人样子了。多亏大队党支部书记罗福坤和一些乡亲很同情她，给予了若干照顾。她要求去牧羊，觉得这样可以摆脱一下县社个别造反头头的纠缠，生活得更自由一些……

听完罗福坤介绍，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愣了半天才提出自己的要求：“老罗，我可以单独和她谈谈吗？”

“谈啥？你要替她鸣不平？”罗福坤警惕地瞪着大眼，用夸大的口气说，“赵股长，我有言在先：跟她沾边，那可是切菜刀剃头——玄乎啊！”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急忙解释，“她的历史问题和家庭遭遇我不过问，只想探听一下她对骷髅案的看法。人家曾经干过大城市的刑侦处长，肚子里肯定有些玩艺儿。再说她又是发现骷髅的见证人之一。”

“唔，你想登门求教呀？”罗福坤放心地笑了，“行啊，你们就谈谈吧。咱俩偷着说，牧羊婆若不是有叛徒嫌疑，她可是公安战线上的好手。这几年队里发生的几件小偷小摸的事，她不用吹灰之力就搞清了，真帮了我们不少忙。”

从罗福坤的神情上看，他对狄玉霜是信赖、钦敬的。我

试探地问：“看来她在这里不是接受改造，倒成了你们的好帮手啦！”

“那又怎么样？！”罗福坤忿忿不平地说，“应当接受改造的不是她，而是那一伙瞎闹腾的家伙！我可以明白告诉你：有我老罗当支部书记，就不会委屈了牧羊婆！谁想把她揪到那儿去斗斗、这儿去批批，哼！铁桶里养兔子——没门！”

这简短的交谈给我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牧羊婆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深受爱戴的人物！这更使我急欲拜访她了。

月挂树梢时，我朝庄东头走去。那里有个土岗子，坐落着一幢残破的庙房，这就是狄玉霜的栖身之处。

庙房四周有齐胸高的破院墙，门前排列着几棵枯老的柏树，活象几位风烛残年的老头兀立在那里。晚风扫过，发出了低沉的响声，犹如在伤心地叹息、抽泣。我迈进没有门框的院门，注视着面前这幢墙皮剥落、檐角塌陷的庙房。屋里没有灯光，门板半掩着，毫无半点生气。我不由诧异了，难道没人吗？是不是睡下了？

我靠近房门，故意咳嗽一声才问：“屋里有人吗？”

“请进屋坐吧，赵股长。”突然，有人在我背后说，“这就是我的家！”

“啊！……”我吓了一跳，急忙转身盯着说话的人，右手习惯地插进腰间，虽已看清说话人是狄玉霜，但我的右手还是握紧了腰间的枪柄。

“神经过敏！”狄玉霜瞥我一眼，嘴角上挂着一丝明显的讥笑，“对我用不着那么警惕。如果我是坏人，不等你掏枪，这根棒子就把你打倒了。”

她手里果然有一根白蜡棍。此刻她穿的是一套紧身衣裤，蓬乱的头发束结在脑后，显出一种洒脱、威武的样子，很象一个闯江湖的卖艺女人。我惊问：“你会武术吗？”

“随便玩玩呗。”她淡淡一笑，又无限感慨地说，“唉，也多亏这么‘玩玩’哩，要不到的话，这把老骨头早就被折腾垮了！”

“能让我开开眼界吗？”我见她一直是那么轻松和气，刚才那股紧张劲儿顿时消失了。

“嘻嘻……”她怪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最后象是下了决心似地说，“好，我就在你面前卖卖老吧。献丑了！”

说完，她持棍伫立一刹，接着启步舞动，一招一式地练了起来。只见那条白蜡棍上下翻飞，左劈右砸，棍影闪烁，风声呼啸。只是她的身子有些呆板，脚步也略显紊乱——这也许是上了年纪、体力不济的原因吧。尽管如此，我这个粗通擒拿扑打之术的人还是看傻了眼。真想不到，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还有这么一手神妙的武功！

狄玉霜练过几招后，热情地把我引到屋里。她划火柴点上油灯，又去关了门板。我打量一下屋子，面积只有八、九平方米；其间除了土炕、锅灶和砖砌的矮桌外，并无别的摆设。砖砌的小桌上放着两个搪瓷茶缸，一盒“金鹿”香烟，一瓶景芝白酒，还有一个铝制饭盒。看样子她似乎要招待客

人，我忙问：“有客人来吗？”

“嗯。”她把一个木头墩子交给我，爽快地说，“坐吧，你就是我要招待的客人。”

“哦，一定是罗福坤提前告诉你的。”

“那倒不是。”她和我对桌而坐，把那个泡上茶的搪瓷缸交给我说，“是我猜测到的。赵股长，粗茶淡酒——你可别见笑哟。”

我愣了。她又不是神仙，怎么能猜到我会登门访问呢？

狄玉霜并不注意我的表情，先打开景芝白酒的盖子，咕嘟咕嘟地倒满了另一个茶缸，又把饭盒盖儿敞开，指着切好的猪肠子说：“算你有口福，刚才有位社员送我一些猪下水，正好下酒。哎，你别愣着，趁热动手吃吧。我没有茶具、酒具，咱俩用一个碗喝——我先声明：本人没有传染病，请放心。来吧，你先请。”

我仍在发愣，实在摸不透她是怎么知道我要来访的。狄玉霜见我如此模样，轻声笑道：“年轻人，我记得巴甫洛夫有句名言——‘观察、观察、再观察！’白天在落虎滩上，我故意说了几句侦破方面的行话，结果引起了你的注意。看得出来，你有进一步询问我的意思。后来，你坐在摩托车上凝视了我一阵，接着竟跳下摩托车不走了。从这些细微的举动上，我猜测到你会登门的。”

“唔……”不知怎的，原先我对她的那种恶感一下子消失了，一股带有神秘成分的钦敬之感油然而生。我喝了一口苦涩的酹茶，又接过她递上来的酒呷了一口，郑重地说：“你